

醉夢樓

目錄

- 第一章 敗葉叢中之鬼火烹鸞曲 一
第二章 夜訪瓊花姥，姥於荒落得記其悲言 五
第三章 進化先生創辦學堂及瓊花春病 九
第四章 瓊花疾愈授計雲郎雲郎投之以野菜之花 一四
第五章 雲郎撲球傷足瓊花以雲郎下第辯護於先生 一九
第六章 雲郎受斥於飯主人感憤成疾瓊花視於其居 二五
第七章 秋雨微瞓瓊花及瓊花感別 三〇
第八章 瓊花以冊瞓雲郎疾愈遂與之游於西園 三六
第九章 瓊花爲雲郎彈琴劉夫人及秋雨爲微言遂傷其嬌女 四二
第十章 瓊花覲聖返爲雲郎受責而玉英至自石村 四七
第十一章 進化學堂休業瓊花乃以玉梅送雲郎歸其居 五四

- 第十二章 老魅蒞李紳家瓊花疾嘔血自嚼其銅環 六一
第十三章 瓊花病得奇夢乃授詞秋雨禱於金花之神 六八
第十四章 老宿學訓子瓊花贈金成雲郎之孝 七三
第十五章 瓊花夜閱飛龍箭雲郎以家難與瓊花離居 八〇
第十六章 有客密謀於橫江秋夜九環以喧語喧雲郎 八九
第十七章 瓊花却百金綺裳雲郎來問疾 九六
第十八章 雲郎怨瓊花瓊花督之以翠琰之約老魅復蒞李紳家 一〇三
第十九章 雲郎爲瓊花放紙蝶遂避李家鄉之瘟神 一一〇
第二十章 王成卿示威於其錢庫帶笠人以雲郎凶問至自廣州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雲郎丐於綠坡江瓊花臨弔雲郎雲郎覆之以哀札 一二五
第二十二章 寶山及玉英遇於珠江遂挈之及青芙蓉渡 一三三
第二十三章 瓊花彈琴寄其哀怨劉夫人得無妄之災 一三九
第二十四章 李紳營業大敗雲郎以鴛鴦藏帶與瓊花爲不言之盟 一四六

第二十五章 雲郎密寄瓊花以情札瓊花以父命歸於銀生 一五三

第二十六章 瓊花哀歌碎琴途以所懷爲書與雲郎訣 一六一

第二十七章 壽大王起於北山縣官棄城挈其妾宵遁 一七二

第二十八章 瓊花避寇於肥主人肥主人涎之瓊花遇俠宵遁遇其父 一七九

第二十九章 王成卿以不仁蒙禍瓊花歸其故居得銀生豪信 一八七

第三十章 瓊花得擲花之石私瞰雲郎李紳貧落被擯於其親友 一九五

第三十一章 陳文卿絕李紳李紳死瓊花自縊 二〇二

第三十二章 雲郎哀憤成疾瓊花以寇逼奔視之於廣州 二一〇

第三十三章 寇迫瓊花於黃漳店自溺俠者拯之歸於竹林茅廬 二一七

第三十四章 瓊花死雲郎弗知所終 二二四

碎琴樓

第一章 敗葉叢中之鬼火烹鸞曲

余友壯貽。旣奇詭放盪。故恆喜山游。以山勢凹凸弗齊。顛挫奔放。易洩其胸次橫鬱。顧有奇癖。其山游也。弗喜多人。子然孤行。於願滋愜。恆自謂除吾影外。殆無佳儕。斯亦僻矣。戊申之夏。及於大庾西幹之杯山。山弗高也。而螺旋曲折。雅似杯形。狀亦幽勝。山之腰。結茅爲庵。遠望如豆。庵之左。長松數十株。高與雲齊。慘慘作團綠。其右小溪緣焉。稍趨渟爲小沼。橢然如鏡。庵前小石亂疊。蜿蜒爲蛇形。蔓草荒藤。拱翼左右。以狀卜之。似茲山之中。當有十百人之力。而後成此佳道。顧遙望特露一庵。蟠伏於松聲水調中。寧不可異。壯貽至時。炎日正午。蟬聲沙沙。出於籐杪。瞓人將至。則咽然而停。人去旣遠。乃振翼狂鳴。狀大快樂。壯貽俯思有頃。乃翕脣微喟。默念趨避之來。乃及物類。則茫茫天壤。塊然特一凶場。哀我人斯。幾何有真實愉悦之晷刻也。

壯貽遵道而趨。步至疾。抵林而憩。汗蒸蒸如雨滲。顧溪聲汨汨。清氣撲人。涎乃大熾。啜之至飽。復解衣

浴。表裏疏然。狀至愉快。顧念游山公例必詳且徐。乃無負地靈奧妙。脫滿身垢膩。狂奔去來。則競鬪之牛。喘陵山谷矣。壯貽方叉手默思。懵騰欲睡。忽谷風徐來。敗葉飄墮。其聲砉然。壯貽又大憬悟。陡轉其沉鬱思潮。猛撲此飄然之葉。意三日五日。此葉腐矣。抑更三日五日。又不知繼此葉而腐者。乃復何葉。相彼未落。皆枝上之爭光競氣者也。世界潮流。大都漂人於坑。而力衝之。令其浮沉出沒。以自娛樂。其狀正如點婦漚麻。聳身壓之。令水泡疊疊沸興。已乃鼓氣狂吹。並令撲滅。因顧其兒。咬笑弗已。蓋造化小兒之爲術正多也。碩學之徒。弗解辨此。乃謂強讎矯幹。將爲造化之彌。其蠢笨亦至可笑矣。

壯貽思力既倦。乃攝衣徐興。及庵門。門小如竇。而後入。踰門及小庭。積薪滿焉。綠苔緣隙而生。青腴而澤。庭之北。一堂而二室。堂矮小多塵。綠苔循庭肆行。漫及神座。小蛙睹人至。愕然亟颺。競覓座隙而匿。壁簷絕無所陳。所可睹者。特蛛絲及漏隙之光耳。室戶向小庭。亦嚴靜塵穢。總而言之。似斯庵之運命。殆已久淹。故搖落久無人跡。獨破垢神幔。猶翼然而垂。似經人手。顧爇香之爐。則又沒於漏塵。渺無香迹。環顧一週。都無可閱。壯貽乃索然而出。經左室之戶。忽有異音。出自室中。亟停足內瞰。不覺大震。蓋室中一庭瘦黑人。蜷臥榻上。榻固非榻。似堆積亂薪。橫滿半室。此庭瘦黑人。卽蜷臥其中。兩手分颺。而股則合疊。第聞積薪朽折。偶然爲聲。絕弗聞臥者氣息。積薪之外。初無長物。溼地黝然。懦風出入而

已。則臥者之死生。正復未卜。壯貽大震而奔。

出庵。驕陽已斜。反照山樹。偃然作惰色。蟬籟似覺韶光可惜。去日已多。則並力狂鳴。空谷爲閔。凡處寂
之人。其膽易怯。然無論人物。苟有聲響。則又心意頓舒。譬之夜行者。遙聞村犬鳴聲。則餒氣都釋。實則
人犬程途。固綦遠也。壯貽爲蟲聲所虧。氣即舒揚。舍石道弗循。亂林而進。得一高巨枯松。根瘦如鐵。橫
地上。壯貽懸衣於枝。踞根而憩。顧又弗佳。松根以老而多脂。羣蟻并集。蟻巨而飢。利齒著臂。輒作奇痛。
壯貽乃掃肘下敗葉。藉之爲茵。葉叢中忽睹一物。嗟乎。是殆天靈地鬼。將不欲哀哀者之永沉淪也。弗
然則余腕乃通人書。特遺此以償余負。壯貽所得者。爲破角小械。中疊素箋。二狂草作盛怒形。題爲鬼
火烹鸞曲。壯貽大悅。朗誦之曰。

長風吹海兮。吹於泰山之顛。海枯石爛兮。此恨綿綿。綿綿何自己兮。嗟何辜於天。垂雲爲翼兮。我將
飛於天之外。反身以拳拳。天地兮。天頽地壞。地壞天頽兮。我將與汝同灰也。

碧月皓皓兮。燭彼流螢。白露瀼瀼兮。滋彼幽蘅。幽蘅之影與螢光兮。翳予魂之亭亭。予魂亭亭兮。君
胡不歸來挈之偕行。

上帝旣不我歎兮。人將我尤。蕩蕩刺棘兮。我將奚由。我馬奄其旣殆兮。嗟炎光之西流。西流不可已。

兮。哀何極。風雨孤鴻兮。嗚惄惄。惄惄哀鳴兮。何必多此生也。

蔓草繁砌兮。幽蘭空谷。野雉雊於明堂兮。鳳巢灌木。哀予躬之寡能兮。悼王孫之遐曠。日慘慘而夜漫漫兮。羣妖逐逐。將永此以終古兮。嗟與君其何穀。何穀不衰兮。何適不非。何韙不凋兮。何草不滋。帝旣錫予以百罹兮。予與汝將安歸。緬飛雲之縹渺兮。卜相偕而攜手。結輕巢於碧空兮。羌胡因乎高厚。悼頑彼之堯與舜兮。哀穢穢之芻狗。

碎予琴兮。碎於君居之樓。君居之樓亦逮化兮。逐逝波而東流。哀予音弗可知兮。嗟吾生之奚求。魂魄其信陟於九闕兮。詔青女以要留。

要留不可兮。予心結兮。予魂絕兮。天地亦永永而長缺也。

壯貽誦此曲時。爲調甚朗。繼乃遞歌遞微。至尾聲。則音調都無。俯首至紙。壯貽已悲極矣。默念此胡爲者。以狀卜之。則斯曲殆煞尾情書。而音節纏綿。詞意繁雜。則又似斯人以一生閱歷。統括其中。顧亦哀楚極矣。然茲山固世外荒原。恆日絕無人跡。茲書胡由而至。脫審其所自至。而詳叩之。則是中必有佳文。可以餉吾之腦。雖然。此蕩蕩荒山。又胡由試吾偵術。咦。吾憶之矣。彼庵中庵瘦黑人。是殆未死。脫已死者。蒼蠅已集吾背矣。彼怪誕如夜海之魔。安卜非彼故演斯局。以爲空山之娛樂。卽弗然。彼亦必知。

掌書之人必慎之。彼黑魔雖怪。胡能逃我偵術。披衣起。摺書於囊。望庵而奔。入庵窺左室。則魁瘦之黑人者。已躍然起坐。壯貽大悅。叩其扉。黑人端坐弗動。扉亦應手開。壯貽遂入。慘然如入古洞。陰寒之氣。撲人如冰。近窺黑人。則雙睛熒瞬。如閃白燐。面目手足。皆傅黑塵。殆有生以來。未嘗赴浴者。髮蟠而繁。幾覆其額。健骨撐起。如眠起飢鷹。昂首欲擊。壯貽大愕。幾疑餓鬼道中。忽睹妖怪矣。佇視良久。膽亦漸健。乃合掌而前。自明來意。三揖而黑人弗應。第見睫毛寸許。上下簸揚。勢且搏壯貽而噬。壯貽又大震。

第二章 夜訪瓊花姥姥於荒落得記其悲言

壯貽旣懼黑人。且前且卻。覺黑人眉目之間。殆有悲色。其睛颺而弗定。頤額深紋。慘慘起落也。壯貽信其爲生人。丐之良久。黑人始力闢其唇。徐徐言曰。孺子來固佳。且孺子滋幸。瓊花姥姥猶在。孺子西南趨之可也。孺子速殿。毋擾山人。山人倦矣。音淒厲而尖。如吹破葉。壯貽不解所謂。復叩之。黑人巨唇已閻。睫毛深覆其目。屹如營睡之鷹。壯貽木立良久。山鼠戲躍積薪中。吱吱而聲。乃嗒然徐出。繼思黑人言。亦大有因。彼不復吾答者。安卜非其言已罄。吾將趨西南瞞之。且瓊花姥姥之名亦良佳。烏知非一佳物。足以惠吾目者。乃緣溪而趨。經小沼。烏道已絕。小山如阜。錯落縱橫。以樵採者寡。草木茸茸。覆其

上下遙望之。正如蓬首婦人。相擠而上探。是時殘陽將墮。山氣漸寒。蟬籟已歇。惟老蛤潛匿土中。各驕鳴。狀至閒適。維茲蠢物。處深而寡求。於意滋悅。恆睹農人艱苦萬狀。故當西日將匿。則相率矜鳴。催農人停作而歸。以表其相憐之雅。壯貽農居久。習知斯情。頓作異感。嗟夫人輩勞勞慰之者。乃煩老蛤亦至可悲矣。

日暮山深。在勢已淪畏境。而壯貽固嗜奇。弗飽所欲。不止。又至懸點。以爲山亂林深。何處可覓人居。因擇其最高者登焉。攀援至巔。揚首四瞰。忽大欣悅。蓋南山之趺。拓爲暢地。果有室宇在也。室宇爲茅。爲土。都不之晰。而荒涼已甚。閭無聲聞。迴顧亂山。風吹葉動。反若有無數潛人。左右相伺。心乃大懼。自念形迹可疑。脫爲官兵所瞭。則奇禍立至。蓋官兵之性。恆喜偵人。於獨而力扼之。受扼者以勢孤弗能辨。而官兵功乃至巨。壯貽居鄉。習知之。故懼也。壯貽且至暢地。遙望結茅於上者。殆十數家。爲時已及晚餐。而屋上炊煙。絕無一縷。且山狗之性。較村居者爲尤靈。行客在十數丈外。籬笆中已狂嗥示警。顧亦絕無所聞。壯貽滋怪。及至審之。益駭愕。蓋茅屋十數。乃無居人。戶頽壁卸。間被於火。或有磚牆者。則崩析四陳。瓦礫凌亂。惟室旁有井。架梁猶平滑弗塵。以是卜之。則彼屋之毀。爲時非遙。且當有潛居於此者。

壯貽俯井而思。廓然神越。念旣弗獲居停。則歸途且暮。正凝佇間。忽茅牆缺處。瞥然一影。掠眼角而過。亟趨之。轉牆角。陡遇一人。壯貽驚而卻步。來者已睹壯貽。則顫聲曰。嘻。天上人乃復來耶。鄉之人弗死者。且脫身而奔。蓋無人矣。有之特老物。然老物爲人。固甚正。而所蓄滋窮。時已暮。且不能舉火。烏足煩天上人。天上人毋寧赦我。弗較。且語且卻。頻目壯貽。似畏壯貽之噬。壯貽弗解所云。揚聲曰。汝謂我天上人。汝何旨者。我固游客。非能噬人。特能與人語耳。來者聞言。意似舒。徐徐而前。壯貽審諦之。始悉來者。乃一婦人。體旣橫矮。而病樞已甚。望之乃如骨碌一團。展轉而至。髮皓如雪。脊骨上隆。衣已敝。懸鹑蠕蠕。隨步展動。然猶潔樸可親。壯貽憬然大悟。亟呼曰。嫗非瓊花姥姥耶。吾特以書來謁嫗。婦聞言。又驚愕曰。然。我誠瓊花姥姥。然瓊花姥姥固正人。而又窮也。君覓我固百無所得。又何福者。壯貽悟。知斯鄉乃毀於官兵。彼官兵者。賞功之頂已巋然於巔。而此婦之驚魂猶未斂也。嗟乎。在昔亂世。深山卽桃源。今乃深山亦陷阱矣。以深山之人。愚弱而地僻。可以誣也。

壯貽柔聲曰。嫗毋懼。我誠游客。自杯山庵中來。有語語姥姥者。語至此。婦忽變歡容。曰。君乃從庵中來耶。然則客矣。壯貽曰。然。我誠庵來。嫗家何所。願假坐片時。俾畢吾說。且山中脫無虎狼患者。則吾猶將夜返。婦曰。吾居耶。吾居陋。烏可坐客。然日且暮。又不能爲路談。然則終歸乎。雖然。客必毋嗤吾陋。客苟

嗤吾陋者。則吾愧矣。壯貽唯唯。從之行。曲折經數家。皆殘毀不可寓目。至婦居。編荆爲屏。牽繩係於曲木之楣。婦脫繩。屏闢遂入。室四壁皆茅。寬不及一丈。頂亦茅也。時久茅脫。蘇蘇下垂。輒及於額。室中設一榻。破席展焉。其右巨木雜橫。用以代几。其東南隅。破釜戾竈。則婦之佳廚矣。婦速壯貽坐。曰。客無嫌。吾陋。吾少時。固嘗居高樓處大廈。然終日戚戚。殊無歡時。今處陋。轉能日夕飽眠。至酣至美。客少年閱歷寡。又烏知處富貴而憂。何如處貧賤而樂。壯貽瞿然曰。嫗言誨我良多。然嫗又烏知我。我固至冷者也。脫非噬冷。又烏肯獨覓一貧嫗。嫗又屏居萬山中者。婦悅曰。然則客固佳也。吾何由知。特開眼數十年。覺世界如吾烹水於釜。水沸泡騰。滾滾相競。及吾揭蓋停薪。則萬泡俱滅矣。吾以是乃知有生之不樂。且又知上帝造人。正如吾釜之泡。實故熱之。以饜所嗜。世人蠢蠢。輒顛倒而恩怨之。寧非大愚。雖然。客固有語。余語何謂者。客苟欲必歸。弗速言。且暮矣。壯貽曰。然。吾欲語者。特一哀歌。歌與吾弗能解。而庵中人令我詣嫗。吾知嫗必能詔我也。因出書授婦。述其狀。婦得書。顏色大變。頓足曰。嗟夫。吾瓊花乎。語未已。足顫軀搖。遂倚榻而哭。

壯貽男子。不能爲婦女慰詞。逡巡左右。竟無所可。少須婦哭止。又頓足曰。嗟夫。吾瓊花者。天下之可哀。莫汝若矣。謂壯貽曰。吾此淚不揮。亦旣久矣。客無端乃來悲我。雖然。客以書與我何爲者。壯貽肅然曰。

吾亦至嘵哀者。歌詞哀吾心乃滋不釋。特詣嫗願嫗詔我以故。婦嘆曰：吾誓不以是勞吾口矣。然客既能哀此歌。則客殆能憐瓊花者。吾何妨語客。然爲語長也。客且不得返。得毋飢乎。飽餐而談可耳。乃啓榻底。得宿麥盈盤。爇火於竈。渴水而蒸之。既而麥熟。又啓榻出施魚。以餉壯貽。壯貽惡之。弗欲食。而懼薄於婦。乃食一甌。婦斂器竟。又出破孟。燃松油以代燭。時日已西匿。山風蕭然。木葉四墮。婦且語且悲。壯貽亦淒然墮淚。松油之燈。黯黯弗揚。偶一舉目。覺破室黝然。形影淒冷。壯貽至今言之。猶悲涼萬狀也。壯貽聽婦言而筆之。至天明。得一巨摺。以記所述。皆此瓊花姥姥之言。而記於壯貽之摺者也。

第三章 進化先生創辦學堂及瓊花春病

斜陽掛於林杪。距西嶺五尺四尺之間。光烈緩矣。物情亦慵惰弗振。林鳥外食既飫。則依巢外之枝。從容修剔其羽。牧童叱犢。聲咻然相應。鄉野之間。轉覺寥然淒寂。力作者皆荷鋤緩歸。就婦子食矣。當此之時。李家村之外有小塾。塾師方踞案西向。揮筆如椽。批評羣童課字。字有佳者。則縱筆圈之。塾師殆亦日暮思歸。其圈殊草草。有弗圓而缺者。然恆人固不能以是咎塾師。蓋塾師胸有定識。脫有責言者。則塾師且謂圈之弗圓。乃褒之中猶有貶耳。且塾師又至敏。字之佳否。一覽輒得。故其批評至捷。學童

三四人就案背書。以聲聞不能辨其章句。第見其小唇顫動。音調如狹簷注雨。傾刻已盡數人。兒童功課竟。則伏案觀先生批評。時倚於案西者三童。都十四五年者。其左者瘦而長。兩目爛爛圓而朗。冠服至麗。其右者。則矮而弗揚。目光亦銳利流動。以狀視之。此二童者皆有聰質者也。惟居中者容儀端整。眉目亦平靜無驚人狀。此種人欲批評其性操。正復不易。以其深默不露。與庸鈍者無間也。

時塾師方批一卷。甫展卷。即縱筆大圈。自首至尾。不假擇閱。似先生宿仰茲童。亦無事擇閱者。瘦而長之童。乃軒眉大笑。且笑且以手橫搔矮童。矮童揚目而怒。且矯爲傲容。以鄙之。瘦而長者又搔中童。中童默默如弗覺。既而先生又批一卷。睨視良久。都弗一圈。隨卽置起。繼又取下。操筆反覆巡閱。乃加半圈。瘦而長者又顧矮童笑。矮童耳熱面紅。頭筋憤起。幾欲哭矣。瘦而長者猶笑弗已。先生又批至第三卷。亦寥寥止三四圈。瘦而長者笑顧中童。頻頻俯仰其首。中童又默默弗答。既而先生批竟。羣童各捧課本。環立案前。先生戒尺一響。羣童向先生一揖。三響三揖。閼然遂散。至戶。羣童擁擠不前。瘦而長者乘間益揶揄矮童。矮童憤甚。反詈之。且詆其短。瘦而長者怒。力批其頰曰。汝胡敢言者。遂狂奔。矮童追之。弗及。遂掩目而啼。

三童皆主於李紳家。李紳字文海。錢商也。李紳旣富貴。亦隨之。鄉人不知何故。第見李紳年必張宴。寔

必徵其鄰。鄰之人乃各奉貲以賀。所可異者。則李紳張宴一次。冠服必易一次。蓋李紳至是殆已官矣。鄉人亦不解其官居何等。第見縣官來者。向李紳執禮恆恭。以狀察之。則李紳且較官彌貴。於是李紳乃威行遐邇。而媚之者彌衆。是日李紳方箕踞堂上。督羣僕。羣僕唯唯下。無敢有氣息者。厥妻劉。患李紳動氣。且傷胃健。徐徐自房中出。未及言。忽橫門簾動。一童子狂笑而前。李紳悅曰。銀生。汝歸胡早。且汝胡喜而狂笑。童子未及答。二童繼至。矮童猶咽喉嬌啼。李紳叱曰。噫。世昌鈍奴。女且被棒於先生矣。以余觀之。汝鈍且懶。不如勿學。則汝躬轉得安而勿苦。矮童彌憤哭。且詈曰。銀生謂我與雲郎字弗佳。且批吾頰。我何棒者。銀生得先生寵。先生又恆得銀生豚包。故時時謂銀生字佳。往日西家伯伯等至塾。觀羣書。固嘗謂雲郎至佳。而銀生至劣。銀生果何佳者。而侮我語已。又大啼弗止。

李紳怒曰。咄。汝胡不逸。不止汝哭者。是弗欲飯矣。嗟夫。是言一出。足以懼世昌矣。天下仰飯於人者。大都無氣之可言。主人一怒。可以立死。而天下之至樂者。則莫如施飯於人。可以挈人六尺之軀。頗倒於掌上。故天下者。實無英雄者也。必有英雄。是必不飯可耳。世昌聞李紳言。果大懼。止淚遂巡出。雲郎亦出。李紳威令既行。心滋樂。回首欲語銀生。而室簾啓。一女子盈盈出。其妻劉悅曰。瓊花至矣。吾聞其師言。瓊花書至佳。必能辨瓊花。汝於銀生三人書。胡高下者。瓊花嫣然曰。兒焉敢知。然聞姥姥言。則銀生

者固佳。而雲郎者亦不惡。李紳曰。否。銀生佳耳。汝姥姥又烏能知。瓊花驟然啓齒。嚙巾徐徐未答。門者入白先生來。李紳顧而諾。

旣而先生入。劉氏起入房。瓊花倚簾而瞰。銀生捧茶俟。先生長頸而短足。目小而口闊。惟其闊也。故善笑。未至堂。數武已。展展有笑容。登堂一揖。笑聲作矣。先生體長而衣短。袖巨而長逾其指。故不必摶衣。第力搖其袖。已覺斯文可觀。先生不冠。乃捧之於手。其冠平首而簪前。蓋今日之軍服。旣坐。置冠於几。卽縱聲曰。銀生字佳。殊弗負文翁賞鑒。且語且目銀生。銀生微笑進茶。李紳大悅。先生曰。吾今日改號矣。昨日縣官傳語來。謂吾輩概須改良。吾思吾輩旣通。何須改良。特今日世界翻新。不可不兼求新學。故吾意將此塾改爲學堂。俾縣官聞之。知吾鄉固有通人。李紳喜曰。然。斯語吾早有聞。特未獲與先生言。先生言佳也。先生曰。學堂旣意在進化。則竟可以進化顏此學堂。而吾亦宜改字進化。以符其實。外國例。男女本可合校。銀生等旣非他人。女公子又幼。合之智識可以交通。而經費亦大省。李紳爲人多智而悅。新聞先生語。大然之。瓊花窺聽。則驟然微顏。轉身謂劉氏曰。然。則雲郎等都去耶。劉氏曰。偕學必矣。不然。胡能另塾。且另塾尤須多費。而翁烏肯者。進化先生又與李紳商榷辦法。乃興辭。先生履闈。及起。將納之。因加冠於首。而屨終不可納。乃曳之而去。越數日。進化學堂上課矣。李紳衣冠率銀生三

童出瓊花及秋雨從焉。瓊花雖少。然已善羞。默然攜秋雨行。狀殊靚颯。秋雨者亦氏劉。秋雨其小字也。瓊花稱之曰姥姥。人以瓊花姥姥。遂名之曰瓊花姥姥。瓊花姥姥固巨家子。頗知書。尤善音律。以家落淪爲奴。依於李紳家。瓊花且不敢奴之。視之爲友。故瓊花年十五。已能通女訓諸書。是日。瓊花爲淺妝。衣皆淡色。繡屨不飾。而亭亭彌麗。雲郎世昌。皆疏親而貧者也。李紳等至塾。進化先生已巍然軍服。率諸徒候於門。李紳至。進化先生一二兩聲。與其徒皆脫帽俯其首。李紳大愕。逡巡不知所爲。瓊花竊牽秋雨衣。歧然而笑。雲郎聞瓊花笑。亦回首莞然。瓊花羞笑而囑其袖。

旣而謁聖畢。進化先生縱聲而歌。先生老矣。歌聲顛頓弗揚。而先生弗欲以拙示人。則屢咳以示其喉。道弗通。非技拙。歌已學。徒就案坐。瓊花之位。連於銀生。瓊花意似弗欲。不敢向先生要言。乃語秋雨。秋雨白之。李紳謂瓊花雖少。然固女子。與男子同位。殊弗佳。李紳亦然之。乃析其位爲二。瓊花之位。遂居於銀生雲郎之間。須臾。先生登壇。抽粉筆格格書黑板。諸徒各伸紙記之。瓊花展紙。袖拂雲郎案。雲郎之筆遂順。瓊花大慊。亟俯拾之。授雲郎。雲郎甚感受之。至恭。瓊花微哂。先生之課。第一課也。課義爲理科之梅。瓊花雖未習理科。然其義已望文而得。故進化先生課未及半。瓊花已懶懶倦矣。因引手拄几。